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越经贸关系演进 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1]

王海峰 郭延军

【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开启以来，美越经贸关系经历了以美国威胁加征“对等关税”为特征的单边施压阶段，以及旨在双方达成所谓“对等贸易协定”的谈判阶段。美越经贸关系的演进既源于两国应对国际体系压力的需要，也受到了双边经济互补性与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越经贸关系的新变化，对中越贸易投资结构和产业链分工产生了冲击，促使中越贸易向互补与竞争并存演变，并增加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博弈的筹码。然而，美越经贸结构性矛盾、战略互信不足，以及越南坚持大国平衡外交，制约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可通过深化与越南的全方位合作，将挑战转化为契机，务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美越经贸 对等关税 关税战 经济安全 中越关系 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海峰，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郭延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外交学院国家安全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6-0166-29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开启后,美国对外经贸政策呈现出鲜明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交易主义特征。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不同程度地实施所谓“对等关税”,并通过对“转运”(transshipment)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等方式,胁迫其盟友及伙伴国家加大对华供应链“脱钩”。其中,越南作为亚太地区新兴的制造业枢纽和近些年来美国一直希冀借重的“地缘战略支点”,特别是作为对美贸易顺差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以及第三方对美转口贸易的主要中转地之一,自然成为美国紧盯的重点对象。但美国在利用“对等关税”对越南极限施压的同时,也在半导体等高新技术领域与越南开展有限合作。因此,美国对越经贸政策呈现出“胁迫”与“拉拢”并行的特点,其路径从最初的讹诈性施压转向通过谈判寻求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性“互惠”安排。

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意图强化所谓“对华经济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与越南通过关税博弈和交易形成的不对称性经贸关系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中既能揭示美国以经贸交往为“武器”和“诱饵”重塑区域供应链体系、特别是推进“去中国化”的战略实质,也折射出中国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供应链协作、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以破解外部遏制打压的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将重点研究特朗普第二任期美越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动向、驱动因素及对中越关系的影响,以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美越经贸关系发展的最新动向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越经贸关系经历了以美国威胁加征“对等关税”为特征的单边施压阶段,以及旨在双方达成所谓“对等贸易协定”的谈判阶段。美国在同越方谈判的过程中,对经贸议题进行工具化、武器化操弄的迹象明显,通过惩罚性关税威胁、经贸规则输出等方式,在结构、议题与性质上重塑双边经贸关系,将发展对越经贸关系纳入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总体框架中,进而实现利用越南推进美国战略利益的目标。

（一）从“单边讹诈”到协商“制度化互惠”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当天，即签署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本国持续存在巨额年度货物贸易逆差的原因。2月13日，特朗普又发布了《互惠贸易与关税》总统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进一步审查贸易伙伴的非互惠贸易行为，并着手采取高关税纠正该问题。^[1]4月2日，特朗普宣布拟对主要贸易伙伴全面加征“对等关税”决定。在东南亚地区，美国以美越贸易失衡、越南操纵货币等为由，将越南列为重点“制裁”对象。越南面临美国最高征收46%的惩罚性关税，这明显高于美国拟对缅甸（44%）、泰国和柬埔寨（36%）、印尼（32%）、马来西亚（25%）等国征收的税率。面对美方的高关税威胁，4月10日，东盟国家公开承诺不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并表示将共同与美国进行坦率和建设性对话。^[2]越南则率先主动寻求与美国开展谈判。4月4日，越共总书记苏林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表示越南愿意通过协商给予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零关税待遇，并希望美方给予越南对等待遇。^[3]4月22日，越南总理范明政指示本国谈判团队，要推进美越贸易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强调“不使问题复杂化、不影响越南所参与的国际协议、不因某一市场而影响其他市场”，主张以“互利共赢、和谐利益、风险共担”为原则与美国展开谈判。^[4]

2025年4月下旬以来，美越就经贸议题多次进行高层沟通和谈判，并取得阶段性成果。7月2日，特朗普与苏林再次通电话，双方欢迎达成《美

[1] The White House, “Regulating Imports with a Reciprocal Tariff to Rectify Trade Practices that Contribute to Large and Persistent Annual United States Goods Trade Deficits,” July 3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7/further-modifying-the-reciprocal-tariff-rates/>.

[2] ASEAN, “Joint Statement of the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Unilateral Tariffs of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0, 2025,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5/04/04-Special-AEM-Joint-Statement-Unilateral-Tariffs-Adopted.pdf>.

[3] 《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越通社，2025年4月4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38966.vnp>。

[4]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让双方均可受益》，越通社，2025年4月22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40767.vnp>。

越关于公平、平衡的对等贸易协定框架的联合声明》。^[1]7月31日，特朗普发布有关调整69个国家和地区“对等关税”税率的行政令，将拟对越南征收的关税从46%降至20%，其中，对“转运”商品征收40%的关税。^[2]10月26日，特朗普在马来西亚出席东亚峰会期间与越南总理范明政会晤，两国正式发布《美越关于公平、平衡的对等贸易协定框架的联合声明》^[3]，这标志着美越经贸谈判迈入寻求“制度化互惠”安排的新阶段。11月10日，美越举行第八次部长级谈判，越南强调致力于构建双方“平衡、可持续的经贸关系”，美国对越南的“诚意、对系统性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建设性精神”表示赞赏。^[4]据西方媒体分析，越南期望在美国最高法院对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后与美国完成“对等贸易协定”谈判，并力图争取美方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解除对其高科技出口限制。^[5]

（二）市场准入“互惠”与经贸规则对接

在市场准入方面，为保住美国市场份额，越南在对美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承诺将对美关税降至零水平，为进口美国农产品、汽车等工业品

[1] 《美国总统宣布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越南人民网，2025年7月2日，<https://cn.nhandan.vn/article-post139383.html>。但双方并未达成最终的协定，双方仍然就关税等议题进行谈判。参见“Vietnam expects more talks with US to finalise trade deal,” Reuters, August 7,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etnam-expects-more-talks-with-us-finalise-trade-deal-2025-08-07/>。

[2] The White House, “Further Modifying the Reciprocal Tariff Rates,” July 3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7/further-modifying-the-reciprocal-tariff-rates/>。

[3]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n United States–Viet Nam Framework for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October 26,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10/joint-statement-on-united-states-vietnam-framework-for-an-agreement-on-reciprocal-fair-and-balanced-trade/>。

[4] 《越南与美国举行双边对等贸易协定部长级谈判》，越南人民网，2025年11月11日，<https://cn.nhandan.vn/article-post145508.html>。

[5] “Vietnam eyes tariff deal soon, as US seeks to cut huge trade deficit,” Reuters, November 1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etnam-expects-sign-trade-deal-with-us-soon-deputy-pm-says-2025-11-12/>。

提供超过世贸组织（WTO）框架的优惠市场准入；越南企业采购总额超 80 亿美元的 50 架美国波音飞机，与美企签署约 29 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谅解备忘录，以展示扩大对美采购规模的“诚意”。在谈判期间，越南还快速批准了特朗普集团 15 亿美元的高尔夫与房地产项目，以争取特朗普减轻对越南的贸易制裁力度，缓和美越贸易关系，美国则通过对越南进口商品征收 20% 的基础关税、40% 的“转运”关税，以及对特定产品减免关税，对越南构建了多层次的市场准入机制，显著增强了美国对越经贸政策的可操作性与针对性。该机制要求，对经由越南“转运”的第三国货物，特别是在越南仅轻微加工或组装后的对美出口商品施加 40% 的惩罚性关税，对完全在越南本地生产或含有高比例越南本地成分的对美出口商品，在满足供应链透明度要求的前提下享受零关税，对供应链复杂、本地化率低或易于替换的零部件则几乎没给予优惠政策。^[1]从实质上看，美越可能达成的“对等贸易协定”，更像是美国运用经贸“武器”胁迫而促成的非对称性贸易“互惠”安排。

在经贸规则方面，美国力促越南在知识产权、劳工权益和环境标准等“软性规制”领域进行改革，以此作为美国给予越南商品“有条件且动态调整”的优惠市场准入，以及美越开展高新技术合作的重要前提。越南承诺对美国减少涉及车辆安全标准、医疗设备进口许可、药品审批、知识产权等事项的非关税壁垒。^[2]可见，越南以本国市场对美国近乎完全开放以及部分与美国经贸规则对接为代价，换取美国市场的准入空间。美国提出的所谓高标准制度环境要求，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其实质是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这将导致越方贸易合规成本上升，挤压企业利润，并一定程度上抑制越南国内的投资活力。

[1] 《长期贸易合作的基础》，越南人民网，2025 年 11 月 5 日，<https://cn.nhandan.vn/article-post145213.html>。

[2]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and Viet Nam Reach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October 26, 2025, <https://ustr.gov/about/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25/october/fact-sheet-united-states-and-viet-nam-reach-framework-agreement-reciprocal-fair-and-balanced-trade>.

（三）科技产业合作深化与战略领域拓展

拜登政府时期，美越经贸合作已开始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领域升级，美方也多次表示支持越南发展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的半导体中心。^[1]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美国延续对越南产业与科技的扶持拉拢政策，通过美国高科技企业对越投资等方式，在支持越南半导体等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越南对美国相关商品的进口，以此作为未来 10 年双边经贸平衡的关键。^[2] 2025 年 3 月，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USABC）组织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企业代表团访越，涉及科技、能源、金融与军工等行业的 60 多家企业。尽管美国支持越南发展半导体产业链下游的封装、测试等环节，但在先进设备与高端技术出口上仍对越南设置贸易壁垒。因而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美国与越南的合作相较于对日韩等盟国仍较为有限。此举表明，美国并非完全支持越南高科技产业发展，而是欲将其塑造成为服务于美国供应链安全和对华经济竞争的“可控节点”。

越南则更希望与美国加强高新技术合作，并积极吸引美国相关行业到越南投资。为此，越南给予了美国高科技企业较为宽松的开放政策。例如，2025 年 3 月，越南政府批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越南开展“星链”（Starlink）低轨道卫星互联网服务的受控试点，试点期间对美国公司的持股或出资比例不设限制，并允许相关公司全资控股其在越南设立的服务实体。^[3] 通过加强产业园区建设、职业教育以及对外资参与半导体行业的政策引导，越南不断推动半导体中游配套环节的本地化，以提升其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深度。

[1] 参见《美越关系正常化 30 周年：续写成功的故事》，越通社，2025 年 7 月 12 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44736.vnp>。

[2] 《推动越南与美国在半导体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越通社，2025 年 5 月 14 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41762.vnp>。

[3] “Việt Nam cho phép thí điểm dịch vụ Internet vệ tinh Starlink của SpaceX tại Việt Nam (越南允许 SpaceX 在越南测试星空卫星互联网服务),” Báo Tiền Phong (《先锋报》), Ngày 26 tháng 3 năm 2025, <https://tienphong.vn/viet-nam-cho-phep-thi-diem-dich-vu-internet-ve-tinh-starlink-post1728306.tpo>。

在军火贸易方面，2025年内越南已就采购C-130运输机等装备与美国进行了多轮谈判。^[1]能源与关键矿产领域，2025年3月，越南经贸代表团访美并与美方多家企业签署多项能源、矿产合作协议和意向书。其中，越南马山集团（Masan）^[2]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就“矿产深加工融资支持”签署合作备忘录，美国官方发展金融机构支持越南马山集团，加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的下游加工能力建设和相关投资。^[3]

（四）美国推动越南产供应链“去中国化”意图明显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国的对越经贸政策已超越传统市场逻辑，通过关税壁垒、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经贸工具化、武器化手段，对越南实施经贸胁迫，特别是显著强化了对其“转运”行为的监管与威慑。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首日发布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中，明确将“对中国产供应链及通过第三国规避关税的行为”列为重点调查对象。^[4]4月，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公开指责越南充当中国商品规避美国关税的转运枢纽^[5]；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

[1] “Vietnam to buy two Lockheed Martin helicopters, sources say, as US trade talks carry on,” Reuters, July 2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vietnam-buy-two-lockheed-martin-helicopters-sources-say-us-trade-talks-carry-2025-07-24/>; “Pentagon chief urges closer ties with Vietnam amid prolonged arms supply talks,” Reuters, November 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pentagon-chief-visits-vietnam-amid-prolonged-arms-supply-talks-2025-11-02/>.

[2] 越南马山集团（Masan Group）是越南领先的消费和零售集团，业务横跨快速消费品、零售连锁、生鲜肉类、金融服务及矿产等多个领域，参见 Masan History, <https://masangroup.com/about-us.html>。

[3] “US, Vietnam firms sign deals on energy and minerals, state media reports,” Reuters, March 14, 2025,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deals/us-vietnam-firms-sign-deals-valued-415-bln-vietnamese-firm-says-2025-03-14/>.

[4] Federal Register, “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5/01/30/2025-02032/america-first-trade-policy>.

[5] “Trump trade guru Peter Navarro says Vietnam’s zero-tariff offer ‘means nothing’ because ‘it’s the nontariff cheating that matters’,” *Fortune*, April 7, 2025, <https://fortune.com/2025/04/07/trump-trade-guru-peter-navarro-says-vietnams-zero-tariff-offer-means-nothing/>.

强调“越南必须解决中国商品转运问题”。^[1]在贸易谈判过程中,美方明确要求与越南加强“反转运、税收透明与出口管制合作”,强化对越南出口商品的原产地稽查,并将具体的市场准入政策与越方履行承诺情况直接挂钩。^[2]

在美方压力下,越南被迫在海关监管体系上做出重大调整,实施了一系列涉及加强原产地管理、打击转口和原产地欺诈、严格海关稽查等政策与专项行动。4月10日,越南工贸部要求加强对用于出口产品的进口原料管理,推动产业链溯源与供应链多元化,防止原产地造假与非法“转运”。^[3]4月15日,该部又明确要求加强对出口商品原产地的核查、各地市场监管与与海关协同,并督促地方、行业协会配合防范原产地欺诈。^[4]5月15日,越南政府正式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全国打击走私与贸易欺诈”专项行动,明确成立任务组、督导各部委地方落实。^[5]12月5日,越南政府实施第397/NQ-CP号决议,计划到2030年持续预防、打击、遏制并逐步消除直至终结走私、商业欺诈、假冒伪劣商品及侵犯知识产权的

[1] “Transcript: Commerce Secretary Howard Lutnick on ‘Face the Nation with Margaret Brennan’,” CBS News, April 6, 20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anscript-commerce-secretary-howard-lutnick-on-face-the-nation-with-margaret-brennan-april-6-2025/>.

[2] “Vietnam says US trade talks made progress but key issues are unresolved,” Reuters, June 15,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etnam-says-us-trade-talks-made-progress-key-issues-are-unresolved-2025-06-15/>.

[3] “Công văn về tăng cường quản lý nguyên liệu nhập khẩu để sản xuất hàng hóa xuất khẩu (关于加强进口原材料管理以生产出口货物的文件),” Bộ Công Thương (越南工业与贸易部网站), Ngày 10 tháng 4 năm 2025, <https://moit.gov.vn/van-ban-phap-luat/van-ban-dieu-hanh/cong-van-ve-tang-cuong-quan-ly-nguyen-lieu-nhap-khau-de-san-xuat-hang-hoa-xuat-khau.html>.

[4] “Về tăng cường quản lý nhà nước đối với hoạt động kiểm tra, giám sát xuất xứ hàng hóa(关于加强国家对货物原产地检查和监督的管理),” Bộ Công Thương (越南工业与贸易部网站), Ngày 15 tháng 4 năm 2025,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Thuong-mai/Chi-thi-09-CT-BCT-2025-tang-cuong-quan-ly-hoat-dong-kiem-tra-giam-sat-xuat-xu-hang-hoa-653767.aspx>.

[5] “Prime Minister orders nationwide crackdown on smuggling, trade fraud,” Vietnam Plus, May 14, 2025, <https://en.vietnamplus.vn/prime-minister-orders-nationwide-crackdown-on-smuggling-trade-fraud-post319243.vnp>.

现象。^[1] 越南还加强与美国海关等部门合作，确保对美供应链透明，迫使国内出口企业明确商品的原产地，防止第三国商品借道越南规避美国关税，对美协调出口管制政策，防止敏感技术、产品及物资通过越南流入美国限制的国家或实体。^[2]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对越贸易政策，对越南而言不仅是压力，同时也蕴含着机遇，可使其提升“越南制造”的原产地标准。^[3] 越南政府则顺势推出进口设备与原料免税、减免土地租金与使用费等多项吸引配套产业投资的优惠政策，促使外资企业加大对越投资，扩大在越南的生产规模，着力提高工业的本土化率。

二、美越经贸关系取得进展的驱动因素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越经贸关系的发展态势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济互补、国内政治共同塑造。体系压力强化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深刻影响其对越经贸政策。越南则借助与美国加强经贸合作，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双方的经济结构性互补为美越强化经贸关系提供了内生动力，国内政治影响了双方经贸关系的互动模式。

（一）国际体系压力决定美越经贸关系发展走向

体系压力是指国际权力格局变动对行为体维护其核心利益所形成的战略性约束。^[4] 美国对华崛起的体系压力感知直接塑造了其対越经贸政策的

[1] “Nghị quyết số 397/NQ-CP năm 2025 về Kế hoạch hành động của Chính phủ về đấu tranh ngăn chặn, đẩy lùi tình trạng buôn lậu, gian lận thương mại, hàng giả, xâm phạm quyền sở hữu trí tuệ đến năm 2030 (2025 年第 397/NQ-CP 号决议：政府行动计划，至 2030 年打击并遏制走私、贸易欺诈、假冒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Thư viện Pháp luật (法律数据库网站), Ngày 05 tháng 12 năm 2025, <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ban/Thuong-mai/Nghi-quyet-397-NQ-CP-2025-Ke-hoach-dau-tranh-ngan-chan-day-lui-tinh-trang-buon-lau-683789.aspx>.

[2] 《美国与东南亚四国达成重要贸易协议》，商务部网站，2025 年 11 月 11 日，<https://chinauto.mofcom.gov.cn/article/e/t/202511/20251103606548.shtml>。

[3] “Goods origin rules to be tightened,” Vietnam Law Magazine, April 22, 2025, <https://vietnamlawmagazine.vn/goods-origin-rules-to-be-tightened-74031.html>.

[4] Brock F. Tessman, “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2, 2012, pp.192-231.

取向。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首次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印太战略报告》等顶层战略文件,都将越南视为新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伙伴^[1],彰显越南在美国“印太”布局中的战略价值。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任后期试图通过对越贸易制裁缩小美越贸易逆差,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但在此期间美国利用南海问题显著强化了对越军事安全合作。^[2]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持续加大在地缘战略、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对华遏制打压,更加看重越南在“印太”地区配合美国战略布局的作用,并意识到对越采取贸易施压手段可能会损害两国整体关系,转而以升级美越关系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经贸合作等拉拢手段为主,吸引越南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力图将越南打造成美国可靠的供应链伙伴。^[3]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延续对华竞争战略。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从以往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明确调整为“首要经济竞争对手”^[4],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叙事由“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战略竞争”向所谓“经济竞争”过渡。从经济打压策略看,特朗普已从第一任期的对华单边关税施压转变为实施系统性地在全球征收“对等关税”的综合“关税战”,并将构建“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供应链体系作为关键目标。美国的这种战略取向深刻影响着美越经贸关系。当前,中越两

[1] 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等。

[2] 苏晓晖:《“印太战略”背景下美越关系的现状及趋势》,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5期,第21—22页。

[3] “Việt Nam có thật sự quan trọng với Mỹ? (越南对美国真的重要吗?)” VSForum (越南战略论坛), ngày 26 tháng 9 năm 2023, <https://vsforum.org/article/viet-nam-co-that-su-quan-trong-voi-my>.

[4] 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国都致力于更好地管控和积极解决海上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1]美国难以有效利用南海问题强化对越安全合作。而特朗普也更倾向于以经贸政策为武器，通过提高对越关税、强化原产地规则，迫使越南扩大从美国进口、限制中国商品从越南“转运”到美国，推动越南与中国产业链“脱钩”。美国还意图通过与越南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合作，把越南紧密地嵌入美国及其盟友的高新技术生态体系，推动越南与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脱钩”。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试图通过“军事采购换市场准入”的交易逻辑，以越南购买美国武器装备来缩小对美贸易顺差，以缓和双边经贸矛盾为“诱饵”促进对越军事安全合作。2025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思（Pete Hegseth）访越，双方就深化国防关系、扩大海上领域合作以及美国对越军售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2]显然，美国对越经贸政策呈现出“胁迫”与“拉拢”并存的态势。

近些年来，越南高层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明确提出要避免任何单一国家在越南某个领域的投资存在占比过大，特别是居于垄断地位的现象。^[3]越南试图通过在能源开发、港口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吸引美国投资，强化与美国的经贸纽带，降低对华经济依赖，提升本国的经济韧性。而且，越南在经贸议题上适度配合美国还有助于争取其“战略支持”，借此增强越南在应对海上争议等方面的所谓“战略主动权”。因此，越南加强对美经贸合作，实质上是希冀维持大国关系相对平衡，以谋求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5年4月15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xgxw_677298/202504/t20250415_11594984.shtml。

[2]“Đại tướng Phan Văn Giang đón và hội đàm với Bộ trưởng Bộ Chiến tranh Hoa Kỳ (潘文江将军与美国战争部长进行了会谈),” Bộ quốc phòng việt nam (越南国防部), ngày 2 tháng 11 năm 2025, <https://mod.gov.vn/bo-truong/chi-tiet?current=true&urile=wcm%3Apath%3A%2Fmod%2Fsa-mod-site%2Fminister-site%2Fhoat-dong%2Fdai-tuong-phan-van-giang-don-va-hoi-dam-voi-bo-truong-bo-chien-tranh-hoa-ky>.

[3]赵卫华：《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与中越合作前景》，《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3期，第112页。

大的战略自主发展空间。^[1]

（二）经济互补是美越经贸关系嬗变的内生动力

近年来，美越经贸关系不断走强，既根植于双方经济的互补性，也成为两国整体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2]在制造业领域，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与技术创新重要源头，在高科技、资本、管理经验及全球营销网络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越南则凭借其年轻化且素质持续提升的劳动力资源、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越的地缘区位，以及在区域价值链中日益成熟的制造能力，成为全球制造业布局中的重要节点。美国对越南主要提供技术和资本，占据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的高附加值环节。越南提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负责加工组装等产业链中游的低附加值环节，对美出口最终产品，两国形成制造业的垂直分工模式。经济的高度互补性推动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24 年美越贸易额达到约 1495 亿美元，相较于 1995 年的约 4.5 亿美元增长了约 331 倍，年均复合增长达到 22.2%。^[3]在战略资源领域，越南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其中稀土储量 350 万吨，排名全球第六。^[4]而关键矿产特别是稀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已上升为支撑美国经济与国防工业体系的“国家安全核心资产”^[5]，成为美国对华竞争的焦点领域之一。为摆脱对

[1] 越南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与对华南海争端时，形成“对冲策略”，以与美国开展经贸合作提升国内执政合法性，并在大国博弈中维持战略自主性，从而规避南海地缘政治风险，并保障国家发展空间。参见 Phan Xuan Dung & Benjamin Tze Ern Ho, “How Regime Legitimation Influences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 US – China Strategic Rival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2, No.1, 2025, pp.25–44。

[2]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nd announced many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s,” Vietnam.vn, 2025, <https://www.vietnam.vn/en/viet-nam-hoa-ky-ky-ket-va-cong-bo-nhieu-thoa-thuan-hop-tac-kinh-te>.

[3] 参见 U.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Vietnam (1995 – 2024),”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520.html>。美越贸易额增长倍数和年复合增长率由作者计算得出。

[4] U.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January 31, 2025, <https://pubs.usgs.gov/periodicals/mcs2025/mcs2025.pdf>.

[5] 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中国稀土的依赖，美国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东南亚等地积极布局，推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友岸外包”和来源多元化。2025 年 11 月，美国新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可德（Michael DeSombre）访越时表示，越南拥有丰富的稀土和镓资源，但开发速度较慢，未来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具有较大潜力。^[1]美国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拥有较为雄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美国联合盟友与越南加强稀土等关键矿产合作，既可以推动越南稀土等矿产资源开发，还能够促进美国关键矿产来源多元化，特别是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2]

表 1 越南对美国进出口货物贸易及依赖度变化（2016—2024 年）单位：亿美元、%

	美国对越出口	美国对越进口	美国对越贸易逆差	越南对美贸易依赖度
2016 年	101	421	320	12
2017 年	81	465	384	14
2018 年	97	491	394	13
2019 年	108	664	556	17
2020 年	99	796	697	20
2021 年	110	1019	909	25
2022 年	113	1274	1161	28
2023 年	98	1144	1046	24
2024 年	130	1365	1235	26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网站、世界银行数据库。越南对美国贸易依赖度由作者用越南对美国出口除以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得出。

对越南而言，维持并深化对美经贸合作关乎其经济发展战略全局。尤其是对美出口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对越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意义重大。^[3]多

[1] “Vietnam eyes tariff deal soon, as US seeks to cut huge trade deficit,” Reuters, November 12,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etnam-expects-sign-trade-deal-with-us-soon-deputy-pm-says-2025-11-12/>.

[2] Australian Strategic Materials, “Delivering an ex-China rare earths supply chain,” June 26, 2025, https://asm-au.com/wp-content/uploads/2025/06/20250627_ASM.AX-Delivering-an-exChina-rare-earths-supply-chain.pdf.

[3] 《越南政府提议将 2025 年经济增长目标上调至 8% 以上》，越通社，2025 年 2 月 10 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35291.vnp>。

年来美越贸易逆差快速扩大（见表1），2024年增至1235亿美元^[1]，越南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逆差来源经济体。贸易逆差的扩大导致美越贸易摩擦风险增加，也成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直接借口。2024年越南对美出口占其GDP总额的26%，且其经济结构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与外商投资，美国加征高关税对越南出口构成严重冲击，将削弱其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并对其经济形成系统性风险。^[2]面对美国的经贸“胁迫”与“拉拢”政策，越南试图化“危”为“机”，通过与美国加强海关监管合作、信息共享等机制化安排，将双边经贸关系纳入可预期的制度化轨道，推动短期贸易摩擦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合作。越南还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的经贸合作，推动国内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当前，越南经济正从“低成本代工”模式向“本地化高附加值制造”转型，而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国内市场扩张需求增加以及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迫切任务，都要求越南加大对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本的引进力度。因此，对美加强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为越南带来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增加国内就业机会，还可通过美国企业对越南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人才培养体系，为越南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内生动力。越南政府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同时，也在加强对战略资源的主权管控。2025年12月11日，越南国会通过《地质与矿产法》修正案，全面禁止稀土原矿出口，并要求在国内加工增值，进一步推动稀土产业本地化发展。^[3]

（三）国内政治塑造美越贸易关系的交易色彩

美国对越经贸政策深受选举政治、总统特质、利益集团等国内因素的影响。一是选举政治影响特朗普对越经贸政策的具体走向。美越贸易逆差

[1] 美国对越南贸易逆差数据来源于：U.S. Census Bureau, “Trade in Goods with Vietnam (1995 - 2024),”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520.html>。

[2] 《美国对越加征关税引发越企业担忧》，商务部网站，2025年4月3日，https://vn.mofcom.gov.cn/jmxw/art/2025/art_d50b4154b7ca42d7a738437986ed3a26.html。

[3] “Vietnam curbs exports of refined rare earths, reaffirms ban on ore trade,” Reuters, December 11,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etnam-curbs-exports-refined-rare-earths-reaffirms-ban-ore-trade-2025-12-11/>。

持续快速扩大，引发了美国国内广泛的关注与忧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贸易失衡、国内产业空心化等问题上具有较高共识。对各国的“关税收益”是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承诺、回应支持者诉求的关键“证书”，有助于向选民展示其谈判能力与领导力。二是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特质塑造美国对越谈判的策略。特朗普及其团队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浓厚，他们认为持续的贸易逆差严重损害美国经济和工人利益，因而倾向于采取胁迫与交易方式迅速缩小对越贸易逆差。以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为代表的强硬派，将越南视为中国企业规避美国关税的商品“转运”基地，主张对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1]；而以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为首的务实派认为“关税战”也将迫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部分关税”，他们同样要遭受经济上的痛苦。^[2]对越达成征收20%基础关税和40%“转运”关税的方案，某种程度上是两种立场折中的选择。三是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纺织、钢铁、海产品等利益集团因对越贸易逆差而利益受损，他们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国会对进口越南相关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由此成为美国对越南进行贸易制裁的重要推动力。越南则通过扩大对美国农产品、能源等的进口，获得美国农业、能源等传统行业的支持，而在越南投资的美国服装、半导体等企业的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等市场，这些企业成为推动美国政府、国会发展对越经贸关系的重要力量，有助于维持美越经贸关系的稳定。

对越南而言，一方面，加强对美经贸合作对维持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自革新开放以来，保持经济发展是维护越南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2024年8月，越共总书记苏林宣布越南正迈入“民

[1] “Markets Peter Navarro says Vietnam’s 0% tariff offer is not enough: ‘It’s the nontariff cheating that matters’,” CNBC, April 7,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4/07/peter-navarro-says-vietnams-0percent-tariff-offer-is-not-enough-its-the-non-tariff-cheating-that-matters.html>.

[2] “US treasury secretary says Walmart will ‘eat some of the tariffs’ after Trump demand,” *the Guardian*, May 18,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may/18/trump-walmart-tariffs>.

族崛起新纪元”，目标是到 2045 年越南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2025 年越南计划实现 GDP 增长 8% 以上，并力争从 2026 年起长期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1] 美国是越南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国，保持对美经贸关系稳中有进，对越南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巩固越共执政地位意义重大。^[2] 因此，越南选择对美国妥协，以利益交换等方式，通过谈判达成制度化合作，寻求稳定对美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与美国深化经贸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越南国内革新开放。越南革新开放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既得利益集团、行政壁垒等结构性因素仍制约着越南国内深层次改革的力度和推进速度。美方持续敦促越南“加快制定法律框架，以促进美国在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航空等新领域的投资”^[3]，这种罔顾越南发展水平的胁迫性要求和隐性贸易壁垒，客观上形成了对越南国内制度改革的外部压力。越南政府则被迫对接美国经贸规则，并顺势实施一系列旨在加大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提升劳工标准、加快国企改革的政策，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地促进与美国的制度性、战略性合作”。^[4] 越南希望利用这种所谓的“外部倒逼”机制，既迎合美国的要求，也促进国内革新开放的深化。

三、美越经贸关系发展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美越经贸关系的战略性深化与制度性对接，总体上源自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布局，必然会对中越经贸交往的投资模式、贸易格局、产业链分工

[1]《越南政府提议将 2025 年经济增长目标上调至 8% 以上》，越通社，2025 年 2 月 10 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35291.vnp>。

[2]“Vietnam’s Communist Party links economic growth to political legitimacy ahead of leadership transition,” Reuters, January 18,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etnams-communist-party-links-economic-growth-political-legitimacy-2024-01-18/>。

[3]《美国驻越大使：美国征税措施并非针对越南》，越通社，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35532.vnp>。

[4]《越南驻美大使阮国勇：阮鸿延部长与美国贸易代表的会晤坦诚、务实且富有成效》，越通社，2025 年 3 月 14 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37932.vnp>。

与战略基础构成系统性冲击。

（一）中越投资：结构升级与驱动模式的转变

2018 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为规避对美出口商品的高额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规模显著增加（见图 1），中国在越南投资的工厂将原本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中间品的形式出口到越南，再由越南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1] 2025 年，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关税战”的压力下，尽管越南的关税优势被削弱，部分中国企业暂缓对越投资，或将企业转移到其他更具关税优势的国家，但中国对越投资的增长态势并未降低。截至 2025 年 11 月底，在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中，中国新批注册资金为 34 亿美元，在所有投资来源地中排名第二，占越南吸收外资总额的 21.3%，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2] 中国对越投资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明显转向电子元器件、汽车工业、清洁能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3]，从以“成本驱动”为主逐步转变为因应特朗普关税冲击的市场准入、供应链追随等驱动模式。



图 1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流量变化（2016—2024 年）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1] Iyoha, E, et al, “Exports in Disguise? Trade Rerouting during the U.S. - China Trade Wa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24-072, 2024, https://www.hbs.edu/ris/Publication%20Files/24-072_d5780e10-7ebe-405a-840d-0d64c13aa2f2.pdf.

[2] “Báo cáo tình hình kinh tế-xã hội tháng Mười Một và 11 tháng năm 2025 (2025 年 11 月经济和社会状况报告),” Cục thống kê quốc gia việt nam (越南国家统计局), ngày 7 tháng 12 năm 2025, <https://www.nso.gov.vn/bai-top/2025/12/bao-cao-tinh-hinh-kinh-te-xa-hoi-thang-muoi-mot-va-11-thang-nam-2025/>.

[3] 《越中推动投资贸易与科技创新合作》，越南政府新闻网，2025 年 5 月 29 日，<https://cn.baochinhphu.vn/116250529164610048.htm>。

从市场准入来看,美国对越南征收40%“转运”关税的政策,促使中国企业继续扩大对越投资。越南纺织、轮胎、制鞋等传统行业的本地增值比例较低,对中国市场的原材料等依赖较大。若越南对中国中间品持续高度依赖,其出口商品则可能面临被美国海关征收40%“转运”关税的风险。尤其是越南与美国加强海关合作,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严格审查,以及针对中国对钢铁、纺织原料等行业实施反倾销等政策,进一步导致中国对越南出口相关产品的难度加大。因此,美国对越南的关税胁迫,促使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越南投资扩产,将产业链的部分环节转移到越南,以增加在越南对美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实现规避美国“转运”关税的目的。以纺织业投资为例,越南纺织品对美国出口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约40%,越南纺织服装行业主要是加工贸易,本地附加值约为45%~50%^[1],面料、染整、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不足,服装原辅料、纱线、布料等主要从中国进口。^[2]2013—2024年间,中国纺织企业对越南累计投资达30.62亿美元。虽然中国纺织企业在越南投资较早,但多数仍以加工为主,大量原材料需要从中国进口。2024年越南从中国进口针织物、化纤长丝、棉制品等纺织品总额达155.26亿美元。^[3]为规避美国对中国加征的高额关税,以及满足越南原产地出口的要求,将会有更多涉及织纱、印染等环节的上中游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

从供应链追随来看,在美国对华“脱钩”政策驱动下,以美国科技巨头为主导的产业链重构,迫使中国上中游供应商以及代工厂为维持来自这

[1] “Vietnam’s garment industry local value-added low at around 45 – 50%, domestic textile production meets only 40 – 50% of raw material needs,” Vietnam Briefing, 2025,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seizing-investment-opportunities-vietnams-textile-garment-industry.html>.

[2] “Global sustainability shift: a push for Việt Nam’s garment industry,” Viet Nam News, December 11, 2024, <https://vietnamnews.vn/economy/1688732/global-sustainability-shift-a-push-for-viet-nam-s-garment-industry.html>.

[3] 《共探合作机遇,共绘双赢蓝图—越南国际布局调研和合作洽谈团组圆满结束》,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网站,2025年10月29日, https://www.cntac.org.cn/zixun/guojiji/202510/t20251029_4395327.html。

些跨国公司的订单份额，而向越南等“替代节点”进行被动式跟随投资。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下，美国视越南为替代中国的重要节点，跨国公司加快实施“中国+1”战略，美越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进一步促进美西方企业加大对越南的投资力度。苹果、英特尔、微软、谷歌、英伟达等美国科技巨头到越南投资布局，促进了越南中高端制造体系向纵深发展，其北部地区形成以北江、海防、北宁等地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具备较为明显的产业集群优势和生产成本优势。为顺应苹果等“链主”企业将产业链转移至越南的趋势，大量中国中上游企业以及代工厂追随美国“链主”企业到越南投资建厂。立讯精密、蓝思科技、领益智造、歌尔股份等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已在越南投资设厂，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以立讯精密为例，截至2025年11月，该公司累计对越投资总额达18亿美元以上，并将继续在越南北宁省等地区实施若干大型科技与创新投资项目。^[1]

（二）中越贸易：结构重塑与互补竞争并存

长期以来，中越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对越南出口以机械设备、电子元件、钢材、纺织化工原料及其他中间品为主；而越南对中国出口则以电话、计算机和电子零部件、纱线、农产品、水产品、橡胶等为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通过提高关税、投资限制等政策，促使跨国企业将劳动密集型及中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等国转移，越南承接服装、家电生产、小型电子装配以及部分半导体封装测试等产业链环节。以电子产业为例，由于苹果、三星等全球供应链相关企业在越南投资建厂，2015—2024年间越南电子产品出口成倍增长，成为越南对美出口的最大品类。但这些终端产品的中间品，如零部件、精密模具、化学纤维、光伏板等，仍大量来自中国的上中游产业体系，然后再由越南加工组装出口至美国。因此，越南制造体系内部仍与中国供应链深度耦合，其对中国中间品的依赖随之

[1]《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会见中国立讯精密副董事长王来胜》，越通社，2025年11月15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52248.vnp>。

同步增长。近些年虽然中国对美直接出口被压缩，但越南对华中间品进口需求上升，导致中越贸易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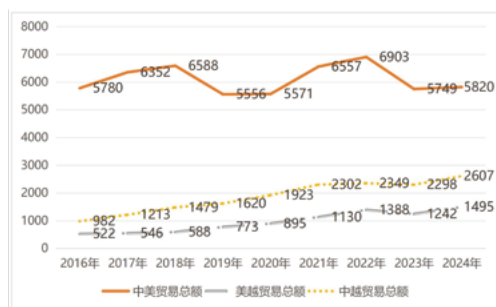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越三国双边货物贸易总额数据变化（2016—2024年）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美国人口调查局网站。

2025年7月3日，美越初步达成《美越关于公平、平衡的对等贸易协定框架的联合声明》后，越南工贸部随即宣布将对进口产品实施严格的原产地检查，并“对相关欺诈行为实施严厉惩罚”。^[1]截至2025年12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机构对越南出口美国的商品是否构成非法“转运”的判定，主要依赖“实质性转变”“原产地证书”“增值程度”等标准，但对“转运”的定义，以及如何与原产地规则挂钩，仍未对外发布全面的细则。美国对越南征收“转运”关税政策的模糊性，引发越南对美出口商品的不确定性，必然会推动中越贸易结构变化。以电子类产品为例，2024年越南的计算机、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出口额达725.8亿美元，进口额达1070.5亿美元，显示其电子产业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其中，对美国出口以终端产品为主，达到232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以中间品为主，高达345.9亿美元。^[2]为满足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原产地规则要求，有效降低出口关税，越南进口中国商品的重

[1] “Vietnam plans new penalties for illegal transshipments after Trump deal, documents show,” Reuters, July 10,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vietnam-plans-new-penalties-illegal-transshipments-after-trump-deal-documents-2025-07-10/>.

[2] Vietnam Customs,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Vietnam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performance in whole year of 2024,” December 22, 2024, <https://www.customs.gov.vn/index.jsp?pageId=4967&tkId=8109>.

点转向其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核心中间品，以增加越南本地生产终端产品的附加值。例如，中国电子信息类企业将印刷电路板（PCB）贴片等环节前移至越南。短期内，在越南投资的中国企业增加了对中国上游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采购，但从中长期来看，越南本地化生产的相关中间品，也将一定程度上降低越南对进口中国中间品的需求。

尽管美国的高关税对中越贸易造成冲击，但短期来看中越贸易量仍将持续保持增长。2025年前10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越南从中国的进口额达1509亿美元。^[1]同期，越南对美出口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对美出口超过340亿美元，实现了10年来最强劲增长，增幅近78%，在越南对美出口商品的品类中排名第一。^[2]长期来看，随着美国在供应链安全、原产地审查、“转运”监控及出口管制等方面政策措施的持续强化，将迫使在越南的跨国企业以及“越南制造”的供应商提高原产地合规标准与供应链透明度。与此同时，越南正通过提升产业本地化水平与本土产业配套能力，减少对中国上游的中间品依赖，使得其对华进口需求将随之下降，进而导致中越双边贸易额回落。越南有望凭借其所获得的对美西方跨国公司的出口订单与它们的投资，推动本地化加工能力提高与产业向高附加值提升，使越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上移。在家电组件、家具、塑料制品、手机组装及轻型机械等领域，越南本土产业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与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出口竞争有所增强。此外，由于越南对进口美国商品实行零关税政策，美国农产品、机械、汽车零部件已以相对较低价格进入越南市场。2025年前10个月，越南从美国的进口额创历史新高，达到152.3亿美元，同比增

[1] 《2025年前10月越南实现贸易顺差195.6亿美元》，越通社，2025年11月6日，<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51809.vnp>。

[2] “Vietnam-US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Updated to November 2025,” Vietnam Briefing, November 2025,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vietnam-us-trade-and-investmeUpdated to Nnt-relations.html/>.

长 23.7%。^[1] 越南则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的原产地规则, 利用从美国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 经加工生产后以“越南商品”的身份, 再出口至包括中国在内的 RCEP 伙伴国家, 从而形成美国商品通过越南加工生产进入到 RCEP 区域的路径, 与中国同类产品在该区域形成竞争关系。^[2] 由此可见, 中越贸易结构正从以互补性为主向“互补与竞争并存”的态势演进。其走向如何将取决于越南本地化能力的发展速度、中国供应链的适应与调整, 以及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短期内, 由于越南上游零部件、精密制造、材料科学等行业实现本地化需要时间, 加之越南技术工人缺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 其制造业本地化发展的水平仍面临较多制约。

(三) 越南战略自主性的增强及其地缘安全效应

一方面, 随着美国对华竞争的不断强化, 越南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 从边缘参与者逐步转变为重要合作伙伴。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经贸手段分化中越关系, 采取关税胁迫手段对越南形成关税规制, 进而阻断中越产业链连接, 并通过有限产业和技术合作拉拢越南, 都将有助于从主动和被动角度推动越南产业升级和竞争力提升, 并对中越战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一是降低越南对中国的经贸依赖, 增加其对美国的经贸依赖, 进而增加其对美国经贸政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提升美国对越南经贸的非对称影响力。二是美国以缓解贸易逆差为借口, 促压越南加大对美军购。近年来, 越南已获准从美国进口常规武器以及部分核能和导弹技术。^[3] 近期, 美国持续加强与越南的防务合作, 有利于美国的武器装备与俄罗斯的军品争夺越南市场, 提升其在军事安全领域对越南的影响力,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越南的军事能力, 从而增加越南在海上争议等

[1] “Vietnam-US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Updated to November 2025,” Vietnam Briefing, November 2025,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vietnam-us-trade-and-investmeUpdated to Nnt-relations.html/>.

[2] 《美越关税调整, 中国出口企业如何化危为机? 》, 商务部网站, 2025 年 7 月 15 日, <https://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202507/20250703588676.shtml>.

[3] “Vietnam PM hopes US will recognise country as market economy,” Reuters, December 6,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ietnam-pm-hopes-us-will-recognise-country-as-market-economy-2024-12-06/>.

问题上对华博弈的资本。

另一方面，越南有可能充分利用其地缘战略价值、制造业发展潜力与关键矿产资源储备，将这些“资产”转化为越南在大国博弈中独特的“议价”筹码，构建战略自主。越南积极主动参与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重塑^[1]，在高科技产业、稀土等领域实现供应链本地化与产业升级；通过与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越南的技术与创新能力有望得到显著提升；但越南在积极拓展与美国经贸合作的同时，也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并在中美之间进行所谓“双向制衡”，为自身打造更为灵活的战略回旋空间，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2]

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使得越南有可能从大国博弈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够主动参与并积极塑造区域秩序的“支点”国家。根据美国智库的观察，2025年越南在南海岛礁与海上的活动明显增加，岛礁扩建、巡航执法强度进一步上升。^[3]美国从来只抹黑中国在南海的正当合法活动，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的侵权活动则持纵容甚至怂恿态度，而且鼓励越南开发关键矿产和油气资源，可能会诱使越南加大在南海地区的海洋资源开采；美国持续加强同越南的军事安全合作，特别是着力帮助越南提升面向南海的海上安全能力^[4]，都可能会促使南海地区形势更趋复杂，给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一定干扰。

[1] “Việt Nam tham gia Khung Kinh tế Ấn Độ – Thái Bình Dương: Cơ hội và thách thức (越南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机遇与挑战),” Cơ quan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越通社), Ngày 15 tháng 2 năm 2024, <https://www.vietnamplus.vn/tao-chuyen-bien-can-ban-trong-phong-chong-toi-pham-buon-lau-hang-gia/690229.vnp>.

[2] 赵卫华：《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与中越合作前景》，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3期，第110—117页。

[3]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No Islet Left Behind / AMTI updates on Vietnam’s reclamation and activities,” August 22, 2025, CSIS, <https://amti.csis.org/no-islet-left-behind-vietnam-reclaims-land-at-every-remaining-spratly-outpost>.

[4]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Anchoring the South China Sea: Charting the Future of U.S.–Vietnam Defense Cooperation,” December 11, 2025, <https://www.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anchoring-the-south-china-sea-charting-the-future-of-u-s-vietnam-defense-cooperation/>.

四、美越经贸关系发展及其影响的限度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利己性、胁迫性经贸政策，在迫使越南“妥协式”重视发展对美经贸关系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扩大美越在经贸领域的矛盾，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双方的战略互信，促使越南继续坚持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对美越经贸关系发展的深度构成制约，而中越合作的深化也能有力降低美国的关税冲击。

（一）双边经贸矛盾难以得到实质性缓解

尽管美越已达成经贸合作框架协议，但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矛盾仅能得到阶段性缓解，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尤其是特朗普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较强，未来可能还会对进口的越南商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进而加剧双方的经贸矛盾。一是贸易逆差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经济具有高消费、低储蓄的特点，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导致美国必然会出现经常账户逆差^[1]，加之越南进口美国商品潜力有限，美越贸易逆差不会有实质性的持续降低。因此，美越经贸关系中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2]二是美国仍会对越南设置贸易壁垒。近年来，美国出台了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对越南商品的贸易救济调查案显著增加。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初，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实施 301 条款和 232 条款调查等形式来推进高额关税政策，以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3]2025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公布其对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晶体硅光伏电池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的终裁税率，其中，

[1] 王孝松、杨航：《美国贸易政策的逻辑与中美经贸关系走势——特朗普内阁对华贸易政策展望》，载《国际贸易》2025 年第 1 期，第 5—16 页。

[2] Nguyen, Hanh, “US - Vietnam Trade Ties: Challenge Ahead,”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Vol.6, No.2, 2023, pp.15-23.

[3] Erin L. Murphy, “Trump Tariffs Likely Pushing Asia Elsewhere for Economic Partners,” CSIS, July 14,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ump-tariffs-likely-pushing-asia-elsewhere-economic-partners>.

对越南的反倾销税高达 271%。^[1] 美国钢铁等行业利益集团也继续推动美国政府对进口越南商品设置新的贸易壁垒。三是美国可能指责越南通过操纵货币增加对美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存在。2025 年 6 月,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报告中,越南等 9 个国家出现在汇率操纵国观察清单上。^[2] 如果越南对美继续保持高额贸易顺差,美国可能会再度将越南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对越南施加更大的贸易制裁。四是美国尚未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获得美国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是越南对美经济外交的优先事项^[3],但特朗普第二任期奉行“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除非越南做出足够的“交易性”让步,否则美方很难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

(二) 战略互信不足制约双边经贸关系深化

一是美越政治制度不同从根本上制约着双方的战略互信。长期以来,美国从未放弃在越南搞“颜色革命”的图谋。尽管特朗普表面上并不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乃至战略精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畸念根深蒂固,越南也从未放松对美国渗透影响的警惕。美国既想利用经贸关系影响越南的对外决策,又意欲对越南实施“和平演变”,使其长期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在对美经贸合作过程中,越南的政治精英群体始终担心美国借助“民主”“自由”名义干涉越南内政,这使得越南无法完全依赖和信任美国。^[4]

[1]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东南亚四国光伏双反调查终裁结果 反补贴税最高超 3400%》,财联社,2025 年 4 月 22 日, <https://www.cls.cn/detail/2010987>。

[2] 美国“汇率操纵国”有 3 条认定标准,包括:与美国贸易顺差超过 200 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至少为 3%;持续干预外汇市场。3 条标准需要同时满足。参见《美国财政部确定越南不是汇率操纵国》,越通社,2024 年 11 月 18 日, <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30827.vnp>。

[3] 《越南工贸部长:美越经贸合作前景广阔》,越南人民报网,2023 年 9 月 11 日, <https://cn.nhandan.vn/article-post115933.html>。

[4] Phan Xuan Dung, Benjamin Tze Ern Ho, “How Regime Legitimation Influences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2, 2025, pp.25-44.

二是美国对越南经贸制度的高要求与越南发展水平相悖离，使得越南难以完全与美国的经贸规则相对接。美国在发展对越经贸关系中，一直要求越南在法治透明度、国企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与环境标准等方面达到所谓的“高水准”。事实上，越南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难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国内改革。人权、劳工、历史遗留问题等始终是美越关系中的敏感议题，美国持续提及越南的“言论自由”“劳工权利”“政治异见”等问题，而越南则视其为干涉内政。这些分歧仍将是影响美越长期关系进程的重要因素。^[1]例如，在劳工方面，2024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新修订的《工会法》^[2]，并于2025年开始实施。越南新版《工会法》旨在回应美西方的要求，规范工会组织和工人权利，但该制度仍以单一工会结构为核心，与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所倡导的自由结社与独立工会原则存在差异。在美越经贸谈判中，劳工权利问题是美方关注的重点之一。其中，越南工会的自由结社权与集体谈判权是否得到充分保障，被美国视为可能影响贸易公平性的关键因素。^[3]因此，越南工会制度与美西方的差异可能成为美越经贸谈判的一大障碍。

三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越南实施“关税胁迫”政策，不仅给越南带来了直接的经济代价，更深层次地加剧了越南对美国长期战略意图和政策可靠性的疑虑。尤其是在2025年7月，越南谈判团队与美国确认的关税税率可能在11%左右，但特朗普与苏林通电话时单方面公开宣布为20%，令

[1] “U.S.-Việt Nam Trade Deal: What Happened and What to Expect,” The Vietnamese, July 31, 2025, <https://www.thevietnamese.org/2025/07/u-s-viet-nam-trade-deal-what-happened-and-what-to-expect/>.

[2] “Quốc hội thông qua Luật Công đoàn sửa đổi (国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工会法案),” Thông tấn xã Việt Nam (越南通讯社), ngày 27 tháng 11, năm 2024, <https://vietnamplus.vn/quoc-hoi-thong-quua-luat-cong-doan-sua-doi-post304728.vnp>.

[3]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and Viet Nam Reach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October 26, 2025, <https://ustr.gov/about/policy-offices/press-office/fact-sheets/2025/october/fact-sheet-united-states-and-viet-nam-reach-framework-agreement-reciprocal-fair-and-balanced-trade>.

越方感到“惊讶、失望及愤怒”。^[1]因此，特朗普对越南的“关税胁迫”，从根本上动摇了双边战略互信，并对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化构成了制约。

（三）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大方向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从战略层面看，2019年越南国防白皮书强调的“四不政策”（不参加军事联盟、不联合一国反对另一国、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或利用越南领土来反对其他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明确表明越南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不“选边”立场。^[2]越南经济高度依赖中美市场，使越方承受不起与中美任何一方对立的后果。因此，越南依然会寻求在中美之间保持灵活、平衡的战略空间，争取最大程度的战略自主与国家利益最大化。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片面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利己的保护主义，甚至不惜以邻为壑，维护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3]相较于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利己性，中越经贸合作更具稳定性和互利性。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越，与越南领导人就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中方强调坚持对越友好政策，始终把越南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越方重申始终把对华关系视为越南独立自主、全方位和多样化对外政策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和头等优先。这是双方的战略选择。^[4]在可预见的未来，越南仍然会谨慎处理对华关系，中越关系不会因美越经贸和安全关系的演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1] “U.S.-Vietnam tariff deal confusion: Vietnam thought it had agreed on about 11% before Trump announced 20%, prompting surprise and frustration,” Politico, July 11,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7/10/vietnam-us-tariff-20-percent-trump-agreement-000000>.

[2]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Vietnam, “2019 Vietnam National Defense,” November 5, 2019, <http://www.mod.gov.vn/wps/wcm/connect/08963129-c9cf-4c86-9b5c-81a9e2b14455/2019VietnamNationalDefence.pdf?MOD=AJPERES&CACHEID=08963129-c9cf-4c86-9b5c81a9e2b14455>.

[3] 杨卫东、黄雪敏：《经济自由主义到经济民族主义——基于能力与意愿视角的美国贸易政策分析》，载《美国研究》2024年第4期，第38—65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5年4月15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xgxw_677298/202504/t20250415_11594984.shtml。

从经贸关系层面看，中越作为地理相邻、经济互补的伙伴，尽管面对美国关税冲击，但深化经贸合作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这一大趋势难以被美国的经贸胁迫伎俩所逆转。一是中越两国共同参与 RCEP 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个区域合作框架，为双方发展经贸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两国企业的跨境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二是越南在迈入“民族崛起新纪元”的进程中仍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中越两国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两廊一圈”框架对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对越南经济可持续发展十分关键。在该框架下，双边政府高层和企业层面签署多项供应链、铁路、投资等合作协议，长期来看，对于越南增强国内经济韧性，缓解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具有重要意义。三是越南利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降低对美国的经贸依赖，以此对冲美国的“关税胁迫”。美国的“关税胁迫”对中越经贸关系构成显著冲击，但越南可以加强与中国的供应链深度融合，利用中国的技术、资本以及供应链优势促进越南产业链升级发展，并通过深度融入中国大市场 and 拓展欧洲等地区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过度依赖。越南还在科技领域注重中美间平衡。例如，越南过去一直对中国的 5G 技术持怀疑排斥态度，美国也多次向越南施压，声言使用中国技术可能削弱美国对越南网络的信任，并可能导致美越情报共享和技术合作受限。^[1]但 2025 年以来，越南企业与华为、中兴达成一系列供应 5G 设备的合同和技术转移协议。

结 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在经贸领域对越南采取“胁迫”与“拉拢”并用的手段，意图削弱中越经贸关系，打造“去中国化”的区域供应链。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美越通过谈判达成的《关于美越公平、平衡的对等贸易协定框架的联合声明》，是具有明显交易性与非对称性的经贸制度安排。

未来美越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仍将取决于两重因素：一是新一届特

[1] “Exclusive: Huawei, ZTE seal 5G deals in Vietnam after US tariffs, as ties with China warm,” Reuters, November 2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huawei-zte-seal-5g-deals-vietnam-after-us-tariffs-ties-with-china-warm-2025-11-28/>.

朗普政府是否愿意与越南达成最终可执行的“对等贸易协定”，为越南提供兼具激励与约束的可预期的政策框架，在缩小对越贸易逆差的同时，为越南提供稳定的出口市场和支持越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二是越南能否变挑战为机遇，通过加强对外经贸合作，促进产业升级与国内制度改革，摆脱对外部市场与低端制造业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维持对华、对美经贸的相对平衡。

从战略角度来看，受制于美越两国固有的分歧和矛盾影响，美国试图用市场准入、关税大棒等诱压结合方式分化中越经贸关系的伎俩可能适得其反。由于对美国缺乏足够的战略信任，越南不会完全倒向美国，而是坚持大国平衡的策略，通过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快本土化制造业发展，提高经济自主性，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由此，可能导致美国难以实现联越遏华的战略目标。

面对美越经贸关系的新动向，中国要坚决反对任何将经贸问题武器化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为达成交易牺牲中方利益。同时，要将挑战转化为深化对越南合作的契机，务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在战略关系层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越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强高层引领和多渠道交流，共同将战略互信提升至更高水平；要更好管控和积极解决海上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在双边经济合作层面，要以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越南发展新型生产力为契机，构建更加广泛深入的全方位合作格局，推动产供应链深度融合，拓展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筑牢和深化中越经贸关系。在区域合作层面，强化两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的政策协调，共同开拓第三方出口市场，扩大对外出口，以有效应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

【来稿日期：2025-10-29】

【修回日期：2025-12-22】

（责任编辑：马燕冰）